抱朴子/卷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十九 遐覽

抱朴子
內篇・卷二十 祛惑
作者：葛洪

抱樸子曰：“凡探明珠，不於合浦之淵，不得驪龍之夜光也。采美玉，不於荊山之岫，不得連城之尺璧也。承師問道，不得其人，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，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，虛費事妨功，後雖痛悔，亦不及已。世間淺近之事，猶不可坐知，況神仙之事乎？雖聖雖明，莫由自曉，非可以曆思得也，非可以觸類求也。誠須所師，必深必博，猶涉滄海而挹水，造長林而伐木，獨以力劣為患，豈以物少為憂哉？夫虎豹之所餘，乃狸鼠之所爭也。陶朱之所棄，乃原顏之所無也。所從學者，不得遠識淵潭之門，而值孤陋寡聞之人，彼所知素狹，源短流促，倒裝與人，則靳靳不舍，分損以授，則淺薄無奇能，其所寶宿已不精，若複料其粗者以教人，亦安能有所成乎？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，告寒於黔婁之家，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，必無太牢之膳、錦衣狐裘矣。或有守事庸師，終不覺悟。或有幸值知者，不能勤求，此失之於不覺，不可追者也。知人之淺深，實複未易。古人之難，誠有以也。白石似玉，奸佞似賢。賢者愈自隱蔽，有而如無，奸人愈自衒沽，虛而類實，非至明者，何以分之？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，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，誠以為足事故也。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，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，誠以為無異也。夫能知要道者，無欲於物也，不狥世譽也，亦何肯自摽顯於流俗哉？而淺薄之徒，率多誇誕自稱說，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，足以眩惑晚學，而敢為大言。乃雲，已登名山，見仙人。倉卒聞之，不能清澄檢校之者，鮮覺其偽也。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，走貴人之門，專令從者作為空名，雲其已四五百歲矣。人適問之年紀，佯不聞也，含笑俯仰，雲八九十。須臾自言，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，複於嵩山少室四十年，複在泰山六十年，複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，為同人遍說所曆，正爾，欲令人計合之，已數百歲人也。於是彼好之

家，莫不煙起霧合，輻輳其門矣。

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，見鬼神，頗能內占，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，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。譬如蓍龜耳。凡人見其小驗，便呼為神人，謂之必無所不知。不爾者，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，治邪有效，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。或修行雜術，能見鬼怪，無益於年命。問之以金丹之道，則率皆不知也。因此細驗之，多行欺誑世人，以收財利，無所不為矣。此等與彼穿窬之盜，異途而同歸者也。夫讬之於空言，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，將為晚覺後學，說其比故，可徵之偽物焉。

昔有古強者，服草木之方，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，年八十許，尚聰明不大羸老，時人便謂之為仙人，或謂之千載翁者。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。既至，而咽嗚掣縮，似若所知實遠，而未皆吐盡者。於是好事者，因以聽聲而響集，望形而影附，雲萃霧合，競稱歎之，饋餉相屬，常餘金錢。雖欒李之見重於往漢，不足加也。常服天門冬不廢，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。而強曾略涉書記，頗識古事。自言已四千歲，敢為虛言，言之不怍。雲已見堯舜禹湯，說之皆了了如實也。世雲堯眉八采，不然也，直兩眉頭甚豎，似八字耳。堯為人長大美髭髯，飲酒一日中二斛餘，世人因加之雲千鐘，實不能也，我自數見其大醉也。雖是聖人，然年老治事，轉不及少壯時。及見去四凶，舉元凱，賴用舜耳。舜是孤煢小家兒耳，然有異才，隱耕曆山，漁于雷澤，陶于海濱，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。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，其目又有重瞳子，知其大貴之相，常勸勉慰勞之。善崇高尚，莫憂不富貴，火德已終，黃精將起，誕承歷數，非子而誰！然其父至頑，其弟殊惡，恒以殺舜為事。吾常諫諭曰，此兒當興卿門宗，四海將受其賜，不但卿家，不可取次也。俄而受禪，嘗憶吾言之有徵也。又雲：孔子母年十六七時，吾相之當生貴子，及生仲尼，真異人也，長九尺六寸，其顙似堯，其項似皋陶，其肩似子產，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。雖然，貧苦孤微，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。吾知之必當成就。及其長大，高談驚人，遠近從之受學者，著錄數千人。我喜聽其語，數往從之，但恨我不學，不能與之覆疏耳。常勸我讀易雲，此良書也，丘竊好之，韋編三絕，鐵撾三折，今乃大悟。魯哀公十四年，西狩獲麟，麟死。孔子以問吾，吾語之，言此非善祥也。孔子乃愴然而泣。後得惡夢，乃欲得見吾。時四月中盛熱，不能往，尋聞之病七日而沒，於今仿彿記其顏色也。又雲：秦始皇將我到彭城，引出周時鼎。吾告秦始皇，言此鼎是神物也。有德則自出，無道則淪亡。君但修己，此必自來，不可以力致也。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，而牽之果不得出也。乃謝吾曰，君固是遠見理人也。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，如此事類，不可具記。時人各共識之，以為戲笑。然凡人聞之，皆信其言。又強轉惛耄，廢忘事幾。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，後忽語稽曰，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。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

死。整疑其化去。一年許，試鑿其棺視之，其屍宛在矣。此皆有名無實，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，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。

成都太守吳文，說五原有蔡誕者，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，廢棄家業，但晝夜誦詠黃庭、太清中經、觀天節詳之屬，諸家不急之書，口不輟誦，謂之道盡於此。然竟不知所施用者，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。又教之但讀千遍，自得其意，為此積久，家中患苦之，坐消衣食，而不能有異，己亦慚忿，無以自解，於是棄家，言仙道成矣。因走之異界深山中，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，但行賣薪以易衣食，如是三年，饑凍辛苦，人或識之，而詭不知也。久不堪而還家，黑瘦而骨立，不似人。其家問之，從何處來，竟不得仙邪？因欺家雲，吾未能昇天，但為地仙也。又初成位卑，應給諸仙先達者，當以漸遷耳。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，一班龍五色最好，是老君常所乘者，令吾守視之，不勤，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，忽失此龍，龍遂不知所在。為此罪見責，送吾付昆侖山下，芸鋤草三四頃，並皆生細，而中多荒穢，治之勤苦不可論，法當十年乃得原。會偓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，吾守請之，並為吾作力，且自放歸，當更自修理求去，於是遂老死矣。初誕還雲，從昆侖來，諸親故競共問之，昆侖何似？答雲：天不問其高幾裡，要於仰視之，去天不過十數丈也。上有木禾，高四丈九尺，其穗盈車，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，玉李玉瓜玉桃，其實形如世間桃李，但為光明洞徹而堅，須以玉井水洗之，便軟而可食。每風起，珠玉之樹，枝條花葉，互相扣擊，自成五音，清哀動心。吾見謫失志，聞此莫不愴然含悲。又見昆侖山上，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，門廣四裡，內有五城十二樓，樓下有青龍白虎，蝘蛇長百餘裡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，大蜂一丈，其毒煞象。又有神獸，名獅子辟邪、三鹿焦羊，銅頭鐵額、長牙鑿齒之屬，三十六種，盡知其名，則天下惡鬼惡獸，不敢犯人也。其神則有無頭子、倒景君、翕鹿公、中黃先生、與六門大夫。張陽字子淵，浹備玉闕，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，不得入也。五河皆出山隅，弱水繞之，鴻毛不浮，飛鳥不過，唯仙人乃得越之。其上神鳥神馬，幽昌、鷦明鳥*>、騰黃、吉光之輩，皆能人語而不死，真濟濟快仙府也，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。於時聞誕此言了了，多信之者。

又河東蒲阪有項●都者，與一子入山學仙，十年而歸家，家人問其故。●都曰：在山中三年精思，有仙人來迎我，共乘龍而昇天。良久，低頭視地，窈窈冥冥，上未有所至，而去地已絕遠。龍行甚疾，頭昂尾低，令人在其脊上，危怖嶮巇。及到天上，先過紫府，金床玉幾，晃晃昱昱，真貴處也。仙人但以流霞一杯與我，飲之輒不饑渴。忽然思家，到天帝前，謁拜失儀，見斥來還，令當更自修積，乃可得更複矣。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，而箕坐大言，自稱寡人，遂見謫守天廚三年，吾何人哉！河東因號●都為斥仙人。

世多此輩，種類非一，不可不詳也。此妄語乃爾，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，況其微茫欺誑，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，非至明者，倉卒安能辨哉？

乃複有假托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，如白和者，傳言已八千七百歲，時出俗閒，忽然自去，不知其在。其洛中有道士，已博涉眾事，洽煉術數者，以諸疑難諮問和，和皆尋聲為論釋，皆無疑礙，故為遠識。人但不知其年壽，信能近千年不啻耳。後忽去，不知所在。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，大得致遺至當。而白和子弟，聞和再出，大喜，故往見之，乃定非也。此人因亡走矣。

五經四部，並已陳之芻狗，既往之糟粕。所謂‘跡’者，足之自出而非足也。‘書’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，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；況長生之道，真人所重，可不勤求足問者哉？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！余恐古強、蔡誕、項●都、白和之不絕於世閒，好事者省餘此書，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。又仙經雲：仙人目瞳皆方。洛中見之白仲理者，為餘說其瞳正方，如此果是異人也。”